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宗教社会学译丛(一)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 世界的非世俗化

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

[美] 彼得·伯格 等著  
李骏康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宗教社会学译丛（一）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 世界的非世俗化

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

美 国 彼得·伯格 等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美)彼得·伯格编著；李骏康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  
(宗教社会学译丛〔一〕)

ISBN 7-5325-3975-X

I. 世... II. ①彼... ②李... III. 宗教社会学 IV. 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439 号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Resurgent Religion and World Politics*

Copyright © 1999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re  
and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by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宗教社会学译丛(一)

**世界的非世俗化：复兴的宗教及全球政治**

[美]彼得·伯格 编著  
李骏康 译

责任编辑：周 喆 秦志华

封面设计：何 肇

技术编辑：富 强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http://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mailto: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http://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新合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625 插页 4 字数 120,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500

ISBN 7-5325-3975-X

B·481 定价：1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从 书 序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于 1951 年 10 月由香港基督教教会代表所创办，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所基督教中文高等学府，它的创办继承了国内 13 所基督教大学的办学传统。“崇基”的命名是取“崇奉基督为万世师表”之意。崇基的校门上有一幅对联：“崇高惟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间东西沟通学术，基础在育才当海山胜境有怀胞与陶铸人群。”崇基的校徽是选自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的徽号：“十架”与“莲花”。除了“十架”和“莲花”的标记外，还有“浮云”与“火焰”。“十架”与“火焰”是代表基督教，“莲花”代表中国佛教，而“浮云”的象征是来自道教的传统。校徽的标记正是象征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紧密地联合在一起。

在此种信念下，崇基学院于 1996 年 11 月成立“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中心是香港中文大学直属书院的唯一一个学术研究单位，致力从事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为大学的成员及中国与其邻近地区内的学者们提供高质素的学术活动及出版物。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一直以提倡研究宗教在中国社会

的历史与现况为己任，举办学术讲座、实地考察团及学术研讨会。在过去的数年间，研究中心曾多次举办以“宗教及社会”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譬如：“宗教学与大学教育”学术研讨会（1997年11月），“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领域的转变、启迪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2000年5月），“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2001年10月）。此外，我们亦已出版相关主题的会议论文集、专文报告及研究专书多册，俾推动更多学者从事“宗教与中国社会”课题的研究。

自2001年7月始，中心亦积极为中国青年学者筹办学术研讨会，并与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合作，于2002年12月在香港举办第一届“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年青学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国际年青学者学术研讨会亦已于2004年12月顺利举行。反应非常热烈，更带动了国内筹办类似研讨会的热潮。

千百年来，宗教在社会的影响始终无远弗届，宗教作为了解社会构造和发展的钥匙，其影响力并没有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慢慢削减，反而愈是在危难困惑的关头，人们对宗教的渴求及研究愈是变得热切和积极。研究宗教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两者在发展中如何相适应以及宗教在社会中的角色等课题顿成一时风尚，“宗教与社会学”这一课题日渐为学术界所关注，相关的研究著作则在近20年如雨后春笋般付梓出版。为进一步使中国的学者及读者，更多涉猎外文书籍，尤其是有关“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及学术著作，研究中心遂倡议开展“宗教社会学译丛”的出版计划。此计划于2001年夏天，得杨凤岗、范丽珠两位博士

赞同，并联合香港的张德胜博士、赖品超博士及我组成出版委员会，邀请国内外学者从近年“宗教社会学”外文著作中选取较突出的书籍翻译成中文，以嘉惠更多从事这方面研究或对这课题有兴趣的汉语读者。此计划暂拟出书五册，内容涉猎宗教理论、宗教的世俗化、全球化下的宗教及宗教与现代政治等范畴，冀让读者从新的视角重新审察宗教在今天社会中的地位及重要性。

吴梓明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2004年于香港沙田

## 中译本序：再思世俗化—非世俗化

对于“世俗化”(secularization, 或译凡俗化)的出现和理解可谓众说纷纭。有人主张“世俗化”始于1950—1960年间，也有人认为可追溯至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甚至宗教改革(Reformation)等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有学者更认为它是宗教社会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最重要的问题。<sup>1</sup>而本书则是世俗化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世俗化理论一个逆转的方向：“非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

曾几何时，很多著名的宗教学者，甚至神学家也认同世俗化这个想法，认为那是现代社会无可避免的事实，一时之间所谓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世俗神学(Secular Theology)、神死神学(God-is-Dead Theology)等相关的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纷纷涌现，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自然是宗教社会学家伯格(Peter Berger, 或译贝格尔)<sup>2</sup>、马田(David Martin)<sup>3</sup>、布鲁士(Steve Bruce)<sup>4</sup>、威尔逊(Bryan Wilson)<sup>5</sup>、贝拉(Robert N.

Bellah)<sup>6</sup> 和神学家郝思 (Harvey Cox, 或译寇克斯)<sup>7</sup> 等学者，他们都被视为过去世俗化理论的“大旗手”。

世俗化思想的浪潮早于 20 世纪上半叶已开始酝酿，比如神学界如布特曼 (Rodulf Bultmann, 或译布尔特曼) 就提了“非神话化”(demythologization)<sup>8</sup>，还有潘霍华 (Dietrich Bonhoeffer, 或译朋霍费尔) 的“及龄的世界”(world come of age)<sup>9</sup> 及“非宗教的解释”(non-religious interpretation)<sup>10</sup> 等学说。而将世俗化理解为现代性之下无可避免的结果的想法，自然令人联想起古典社会学家韦伯 (Max Weber) 所提出的“解魅”(disenchantment, 或译解咒、去魅)<sup>11</sup>；然而有趣的是韦伯继而提出了“再着魅”(re-enchantment, 或译再入魅)<sup>12</sup> 来抗衡现代社会理性化过后的困境。当然，韦氏所形容的不是一个再圣化或宗教化，而是透过志业 (vocation) 提出一种人格的类型和生活的模式，以强化自己去承受这境况。在某程度上将之与非世俗化的想法作平衡对照，则更显得格外有意思。

在 1990 年代初，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 提出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up>13</sup> 曾经引起过极大的回响和争论。在过去几年，全球发生一件又一件与宗教相关的冲突，包括印尼巴厘岛的大爆炸、美国的“九一一”事件和阿富汗战争，以及由美国为首的国家联手攻打伊拉克等事件，都好像应验了亨氏的部分预言。然而不论同意亨氏与否，这些现象的确告诉我们，宗教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重要和具影响力的。再加上近年无论在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宗教复兴（主要是所谓的原教旨主义 [Fundamentalism, 或译基要派、基要主义]）

或保守派），更使世俗化理论变得落空和软弱无力。

今日，部分曾为世俗化理论的“大旗手”已经完全转向非世俗化的立场（当然部分仍然坚持或作了某些修正），伯格和马田就是其中的例子，本书亦收录了他俩的论文。当前宗教的重要性和大复兴，正如伯格所言，是一种“呀哈！”的经验，<sup>14</sup>它们在这个被认为是世俗化的世界中，显示出反世俗化至少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在本译序完结以先，译者希望借此机会多谢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的吴梓明教授给予这宝贵的机会，并在翻译时提供中肯的意见及协助；此外还感谢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梁颂茵小姐在各方面的协助。翻译是一项不容易的工作，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累积，故译文若有不通或难懂的地方，还望各读者见谅。最后，译者欲引本人专研并最喜爱的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或译蒂利希）在 1960 年代的一言以作结：“宗教在世俗的世界中是必需的”（Religion is necessary in a secular world）。<sup>15</sup>

李骏康

2004 年于香港中文大学

---

1 Susan Budd, *Sociology and Religion*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1973), p. 119.

2 Peter Berger, *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3 David Martin, *A General Theory of Secular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1978).

4 Steve Bruce, *Religion in the Modern World: From Cathedrals to Cults* (Oxford: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 Bryan Wilson, *Religion in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 6 Robert N. Bellah, *The Broken Covenant: American Civil Religion in Time of Tri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 7 Harvey Cox, *The Secular City: Secular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Macmillan, 1965).
- 8 Rudolf Bultmann, "New Testament and Mythology," in *New Testament and Mythology and Other Basic Writings*, ed. and tr. by Schubert M. Ogden (London: SCM Press, 1984), pp. 1—43.
- 9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the enlarged edition, ed. by Eberhard Bethge (Anew York: Touchstone, 1997), pp. 341—342.
- 10 同上,页 285—286,328。
- 11 Max Weber, "Science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p. 77—156.
- 12 同上,页 148。
- 13 亨廷顿在 1993 年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文明的冲突?》(The Crash of Civilization?)一文,后结集成书出版,见氏著: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 14 见本书,第 1 页。
- 15 Paul Tillich, *The Future of Religions* (Harper: New York, 1966), p. 82.

## 序　　言

格里夫基金会(Greve Foundation)主席约翰·基萨(John Kizer)于1996年带了一个计划与安得鲁·巴斯维治(Andrew Bacevich)接洽。巴斯维治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高等国际研究列斯学院(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外交政策研究所行政主任。基萨所说的消息充满了有关宗教在政治上的影响的报导:福音派(evangelical)在拉丁美洲中的增长、伊斯兰—基督教在非洲的对抗、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争端、世俗主义—宗教(secularist-religious)在土耳其的斗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世俗化战争、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冲击印度国会议。我们将对这些现象进行一个更详细的观察,从而看看宗教将如何可能影响未来一个世纪的政治。

接受了这个挑战,巴斯维治教授与我们主要以宗教对公共生活影响为关注重点的伦理及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商议,列斯学院和伦理及公共政策中心能否举办一系列关于这个主题的讲座,尝试覆盖世界的主要宗教和地区

呢？我们很快便圈定了现今宗教社会学的权威学者，波士顿大学的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教授：他会否帮助我们想清楚这个计划，以及选定讲者的人选，并自己主讲第一个讲座？他答应了，这样我们便开始我们的工作。

这个共同努力的成果便呈现在这本书中，它的主题是取自伯格教授权威的主题演讲。我们有幸能邀请当今最主要的宗教和政治学者主讲：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社长杜维明；英联邦首席拉比约拿芬·萨克斯（Jonathan Sacks）；本研究中心的前辈、即将面世的《若望保禄二世传》的作者佐治·威格（George Weigel）；研究第三世界福音派增长的权威大卫·马田（David Martin）；研究欧洲宗教的英国社会学专家格雷斯·戴维（Grace Davie）；以及具国际认可的伊斯兰及人权学者押度拉希·安拿严（Abdullahi A. An-Na’im）。我们对远道而来华盛顿作演讲，并为预备发表文章而额外付出努力的七位学者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同样要向巴斯维治教授邀请我们与他共同合作道谢，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学术上的启发，以及对本人而言有益的工作。我谨代表他和本人，向约翰·基萨的提倡，和在各方面的审议，以及格里夫基金会的财政支持作致谢。最后，这些论文都由伦理及公共政策中心的编辑卡罗·格里芬编定出版，于他而言，我们的中心以及所有阅读此书的人都蒙了他的恩惠。

艾利奥特·亚伯林斯（Elliott Abrams）

伦理及公共政策中心主任

# 目 录

丛书序 .....	吴梓明	1
中译本序 .....	李骏康	1
序言 .....	艾利奥特·亚伯林斯 (Elliott Abrams)	1
世界的非世俗化:一个全球的概观		
.....	彼得·伯格 (Peter L. Berger)	1
若望保禄二世年间的罗马天主教主义		
.....	佐治·威格 (George Weigel)	23
福音派的增长及其政治意涵		
.....	大卫·马田 (David Martin)	47
现代世界中的犹太教及政治		
.....	约拿芬·萨克斯 (Jonathan Sacks)	64
欧洲:证明原则的例外? .....	格雷思·戴维 (Grace Davie)	83
意义的追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 .....	杜维明	109
国族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政治伊斯兰教		
.....	押度拉希·安拿严 (Abdullahi A. An-Na'im)	127
索引 .....		152

# 世界的非世俗化：一个全球的概观

彼得·伯格<sup>1</sup>

数年前，第一期出版后被称为原教旨主义<sup>II</sup>计划(Fundamentalism Project)的书放在我的桌上。这原教旨主义计划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非常慷慨地资助，该基金会由芝加哥大学杰出的教会历史学家马田·马特(Martin Marty)出任主席。在其中有好些非常著名的学者参与，并且出版后的结果大体而言都是质素优秀的。但我个人对这第一期的沉思给予了我一种“呀哈”<sup>III</sup>的经验。这本书十分厚，放在我的书桌上简直可以作为一件“武器”，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因此

---

I 彼得·伯格是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教授及该大学的经济文化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c Culture)主任。其著作包括：《一个遥远的光荣：在一个轻信的年代追寻信仰》(A Far Glory: The Quest for Faith in an Age of Credulity, 1992)以及《补偿的笑声》(Redeeming Laughter, 1997)等。本文获得《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第40期·冬, 1996—1997; Washington DC)同意收录。

II 原教旨主义或译基要主义或基要派。——译者注

III 表示惊讶、惊叹或难以理解之意。——译者注

我问自己，为什么麦克阿瑟基金会会付出数百万元来支持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国际研究？

有两个答案在我脑海出现。第一个是明显而不太有趣的。麦克阿瑟基金会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团体；它理解原教旨主义者是反进步的；因此这个计划是一个认识其对手的一件事情。但是这里同样有另一个较有趣的答案。“原教旨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奇怪的、难以理解的现象；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探究这个不同的世界，并使之更能被理解。然而对谁？谁发现这个世界是奇怪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见的：正常来说是那些麦克阿瑟基金会的人员，例如是在美国精英大学里的教授们。如此就引起这个“呀哈”的经验了。这个关注必然会导致这个基于一个对世界混乱的观点的计划，依照这种原教旨主义（假如所有都被说和被造，它经常指向任何狂热的宗教运动之类）是一种罕有、不易解释的事情。但不论看历史还是当前的世界，都显示出罕有的并不是其本身的现象，而是对它的知识。对此难于理解的不是伊朗的毛拉们<sup>1</sup>（Iranian mullahs），而是美国的大学教授们——它可能值得数百万元的计划来尝试去解释！

## 世俗化理论的谬误

我认为，假设我们现在活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中是错误的。除了下文即将列出的一些例子之外，今天世界的宗教狂热一如

---

I 毛拉是伊斯兰教徒对伊斯兰教神学家的敬称。——译者注

往昔,有些地方犹有过之。这是指由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宽松地标签为“世俗化理论”的所有著述,在本质上都是错误的。在我早期的著作中,我曾经对这类著述很着力。我曾在一间好的机构中工作——大部分宗教社会学家都有相似的观点,并且我们有相当的理由支持它们。我们出版的部分著作仍然经久耐用。(正如我告诉我的学生们,相比起作为一个哲学家或神学家,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好处,是当你的理论被否定的时候,你能够拥有好像它们被证实时一样相同的乐趣。)

虽然“世俗化理论”这个专门术语起源于 1950 至 1960 年间的研究,但这理论的关键概念的确可以追溯至启蒙运动。这概念很简单:现代化必然导致同样在社会和个人心灵中的宗教衰退。而这个关键概念最终的结果明显是错误的。肯定的是,现代化已经有一些世俗化的影响,某些地方较另外一些地方强。但是它也同样导致反世俗化 (counter-secularization) 的强烈运动。社会层面上的世俗化,并不必然联系个人意识层面上的世俗化。(明显地,宗教机构在很多社会方面都已失去了权力和影响力,但旧与新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仍然继续在个人的生活中,有时候采取新的组织模式,又有时候导致宗教热情的剧增。)相反地,宗教组织能够扮演社会或政治的角色,不论这个组织代表的宗教只有很少人相信或实践。至少可以说,宗教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是较为复杂的。

现代性必然导致宗教衰退的主张,原则上是“无价值判断的”(value free)。那就是,它能同时被认为这是好消息的人和认为是非常坏的消息的人所肯定。大部分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大

部分思想进步的人，由始至终都倾向认为这个观念是一件好事，认为它至少已离开了宗教是“落后”、“迷信”或“保守”的现象范围（这些负面特征的宗教残渣之清洗可能仍然被视作可以接受的）。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包括那些非常传统或正统信仰的，也同样确认现代化/世俗化的联系，并对之表示非常惋惜。有些人因此便认定现代性为敌人，认为无论是否可能也要反对之。另一方面，其他人视现代性为某几种无法改变的世界观，对于宗教信仰和实践应该自我适应。换句话说，在一个理解为被世俗化的世界中，拒绝和适应是开放予宗教群体的两个策略。假如情况永远是基于领域的错误观念之上的策略，两种策略都会有很受质疑的结果。

当然，这是有可能拒绝任何现代观念和价值理论的，但是在人们的生活中造成这种拒绝就更加困难。想达到这样便需要有两种策略的其中之一。第一是宗教的革命（*religious revolution*）：是融入社会为一个整体，并为每个人制造一个反现代的宗教义务之尝试——当代世界大部分社会之中一件困难的事业。（法国在西班牙尝试过，但失败了；毛拉们仍然在伊朗和另外几个地方进行尝试。）并且这一定需要处理现代化，它将多个非常不同的社会和突然的改变带进不同文化之间沟通，这两个因素赞成多元主义，以及不赞成宗教垄断的建制（或再建制）。另一个可能是招聚人们在他们的生活中一起拒绝现代观念和价值的方法，创造宗教的次文化（*religious subcultures*），计划不使外面世界的影响进入。这是一个比起宗教的革命或许更有希望的行动，但它仍然是充满困难的。现代文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也是一个要求以